



大学者随笔书系



赵鑫珊 随笔

赵鑫珊在作家当中，是写哲理散文的哲人；在哲学家中，又好像是进行哲学思考的诗人。他刻意把事件和人生诗意图化、哲学化，他的随笔正是真与美的天成之作。

»»

精神之魂

Zhaoxinshan Suibi

赵 鑫 珊 随 笔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精神之魂

赵鑫珊 随笔



赵鑫
珊

随
笔

Zhaoxinshan Suibi

JINGSHEN ZHIHU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之魂 赵鑫珊随笔/赵鑫珊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
(大学者随笔书系)
ISBN 978-7-301-14829-7

I . 精… II . 赵…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304 号

书 名：精神之魂 赵鑫珊随笔

著作责任者：赵鑫珊 著

策 划 组 稿：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王炜烨

封 面 制 作：石枕寒流设计坊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4829-7/B · 0779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zu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 版 部 62754962

印 刷 者：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8.75 印张 228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不同的人，不同的幸福模式。

从(写)这部书中的动机，我想通过你一生的经历表明，幸福是种心理感受，模式因人而异。金钱能买到物质生活的需求快乐，美女名车，行乐图等，但不一定能买到幸福。

一个人除了追求名利、物质生活享乐外，而情还有别的幸福模式。这才是真正的、至善的、富有的。

因为文字来自自我内心，依赖他人和外界的程度很小，很低，而且不用花什么钱，又是绿色的。——文字今21世纪的精神和需求。
时代

天地人文

003 用零星的散文诗表述的自然哲学

017 民族和民族魂

020 在深秋枫树林中漫步时的思考

046 关于全球生态环境的哲学思考

054 生物世界的哲理和诗结构

066 世纪之交的思绪

079 对昆虫世界的哲学思考

083 外滩

——上海开放的象征

087 莫扎特音乐与中国古典美学

093 哦,浮士德之叶

099 爱因斯坦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101 人的低级和高级需要

104 不开口的菩萨,沉默的上帝

——我的内心体验

108 寻找原因的快乐和幸福

112 什么是欧洲精神

116 重游柏林的黑格尔墓地

121 巴黎拉舍神父公墓

138 鸟类世界的诗结构

Contents

精神 魅 力

- 153 我爱四重结构的大自然界
157 我和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170 人生就是等待
173 偏见和失误
176 提高生命的质量
179 莱比锡和德国音乐
183 德国人和诗歌
187 对绘画艺术的几点哲学思考
191 对艺术世界的沉思
198 画家的画和画后面的人生哲学
202 哦,俄罗斯的忧郁
207 对欧洲古典建筑艺术的零星思考
213 听“小个子的伟人”莫扎特的歌剧
220 关于瓦格纳的音乐

告 白 世 界

- 227 上帝为我开了一扇天窗
——我心目中的散文随笔
232 我存在的唯一过硬证据和最大理由
241 夜半醒来,我才像个哲学家

- 246 音乐与人生
——我和古琴曲《平沙落雁》
- 249 墓地文化艺术
- 252 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境界
- 254 我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玻恩的论著
- 259 我和鸟类世界
- 264 我为什么要伏案写作
——我生活在我的世界里
- 271 哦,壮丽的布朗运动
——我和我的世界同在
- 276 明月湾古村
——新桃花源记
- 279 弗洛姆,我的金子朋友
- 284 黄昏却下潇潇雨
——我一生惆怅的时刻

天地人文

>>> 精神之魂 精神之魂>>> 精神之魂>>> 精神之魂

用零星的散文诗表述的自然哲学

在哲学上我走了一条与别人不同的道路。从人生经验出发，我写过一些“人生哲学”，如《人生哲学》、《人生三部曲》等；从艺术经验出发，我写过一些“艺术哲学”，如《音乐哲学》、《诗哲学》等；从自然经验出发，我写过一些“自然哲学”，如《自然哲学》、《宇宙哲学》等。这些哲学都是零星的、片段的、不系统的。它们都是从我的人生经验、艺术经验或自然经验中得来的，是感性的、直觉的、形象的、具体的、生动的、有生命的、有感情的、有色彩的、有旋律的、有节奏的、有活力的、有动感的、有变化的、有发展前途的。它们都是从我的人生经验、艺术经验或自然经验中得来的，是感性的、直觉的、形象的、具体的、生动的、有生命的、有感情的、有色彩的、有旋律的、有节奏的、有活力的、有变化的、有发展前途的。

我一生精神运动的轨迹和总路线是：不从哲学开始，也不以哲学告终，而是从非哲学起步，通过哲学，最后又复归于非哲学。

在作这种精神运动的时候，我画出的是两条平行线：艺术与人生哲学随笔；自然哲学随笔。

随笔是我感受、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对随笔这种哲学文体和思想形式的爱好，使我成了一个“随感派”。我觉得只有随笔（随感）才能自由自在地表达我所感觉、所理解的广大世界。

它是我手中的长笛，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变，我都可以用长笛将它们，将世界的诗结构，缓缓地、悠扬起伏地吹奏出来，从而达到尘虑绝，天地宽，胸襟快的心境。我希望把我这种心境传达给 21 世纪的读者。

我写过一些“人生哲学”，如《人生哲学》、《人生三部曲》等；我写过一些“艺术哲学”，如《音乐哲学》、《诗哲学》等；我写过一些“自然哲学”，如《自然哲学》、《宇宙哲学》等。

我 20 岁那年,正在北大上学。有一回我读一本英文版的自然哲学书,里面有句格言使我大吃一惊。那格言说:

“数统治宇宙。”(Number rules the Universe.)

说这话的人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们。

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数是万物的本原,是事物的本体。

从此以后,我对数 $1, 2, 3 \dots \pi, e$ (欧拉数)便怀着一种特殊的敬畏之心,就像原始人对太阳、月亮、星星、高山、大河以及大树和雷鸣闪电心怀一种崇高的敬畏。

四年级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对数的敬畏原来是我的哲学智慧启蒙的开始。记得那天正是 10 月金风飒飒而至的日子,站在未名湖畔的宝塔下,眺望远处西山山腰的落日,颇有一种古道依依,天宇澄清的壮烈感。

我常常在未名湖畔的宝塔上,仰望那轮红日,心中涌起无限的遐想,觉得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自己的灵魂,都有自己的精神。

三

克罗纳克(L. Kronecker, 1823—1891)是 19 世纪德国著名数学家。他的信念是:整个数学都可以最后归结到整数。他在青年的时候还有一个数学猜想,即克罗纳克猜想,又叫克罗纳克青年时代的梦。

我喜欢做这样的数学梦;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数学,就会有数学猜想,就会有美丽的、极富浪漫色彩的梦。

比勃巴赫猜想也是一个奇特的数学梦。做梦人是德国人比勃巴赫(L. Bieberbach, 1896—1982)。1916 年,也就是他 20 岁那年,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猜想:如果一个定义在单位圆内并具有形式 $z + a_2 z^2 +$

$a_3 z^3 + \dots$ 的解析函数对任何复数的取值都不超过一次, 那么对所有的 k , 它的第 k 项系数 a_k 的绝对值决不会超过 k 。

这就是比勃巴赫“青春期的梦”。

它所涉及的是有关解析函数系数大小的结构和规律。令人惊异的是, 这种解析函数在描述飞机机翼上的气流现象时有着重大的作用。——这真是不可思议!

比勃巴赫的数学梦可不简单。自提出之日到 1978 年, 全世界的数学家只断断续续证明了它对第二、三、四、五、六项系数是正确的。是的, 数学家只是去顽强地证明, 而自然哲学家在证明之后, 在醒来满地明月、一声枫叶一声秋之际, 还会满腹心事向苍天发问:

造物主在建造世界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用到这么多高深的数学方程呢?

四

在自然哲学家看来, 自然科学的实质就是人提问, 大自然回答。

比如法拉第就是一位善于向大自然提问的人。

既然电流会对磁产生作用, 那么, 运动的磁场是否也会对电流产生作用呢? 也可以这样提问: 电可以产生磁, 那么反过来磁可不可以产生电呢? ——这就是法拉第向大自然提出的一个问题。电气化世界的到来, 正是由这个问题引进来的。而正确的提问, 就等于成功地解决了问题的一半。

法拉第不久便听到了大自然的一声激动人心的回答:

变化的磁场可以产生电场(听到这声回答的人该有多幸福啊)。

这就是著名的电磁感应现象。

今天它作为知识当然早已是历史的陈迹; 但法拉第向大自然提问的

方式和智慧，直到现在，仍旧令人于半窗残月中，低徊久之。

其实，自然科学是一门人与大自然交往、对话的绝妙艺术。

五

在东西方自然哲学史上，最高的自然哲学智慧当推庄子的格言：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读起来，这好像是唐人的五言绝句，纯系天籁自鸣，令后人不可企及，即便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在相比之下也会有逊色、自叹不如的感慨。因为庄子胸襟极邈远高贵，且雄伟浩博。要是在他的后面有一长串现代科学实验和数学公式做支撑，那便十全十美了。

六

对自然哲学的思考于我决不是什么事业，更不是评教授或当博士生导师的业务依据，而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的大对象。

死死眷恋这大对象，我就不会有卑微、渺小和顾影自怜感。

同二三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人有了较多的选择自由。这当然是件大好事。过去在北大读书期间，我有好几个志同道合、一块钻研自然哲学问题的学友，他们都是物理系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借到一本自然哲学的经典，然后就传阅，大家议论，各抒己见。比如薛定谔和海森伯的书。那是一段美好的、令人磊落襟怀、放浪形骸的黄金岁月。

毕业后，这些人开始分化了，瓦解了，真是各奔前程，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有人干脆连物理专业（更不用说自然哲学）也抛弃了，去日本当了

高级职员；也有人去香港经商，成了澳门赌场的一名常客；还有人不仅对自然哲学“洗手不干”，而且还不干一切事，可谓到了“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境界。

唉，人生行路本多殊，又何必强天下人于一途呢？

各有各的志向和人生价值观。

四十多年，好像只有我还依旧留在追求自然哲学智慧的古道上。其时孤灯无焰穴鼠出，枯叶有声村犬行。

我并不感到孤单，因为有好些伟大自然哲学家的遗产在我前面领跑。

我从来也没有为我的这一清苦选择，为我对自然哲学的忠诚和始终不渝而后悔过，尽管我比去了国外或香港的老同学穷，日子过得比较寒酸，但我深信天道酬劳，酬忠心耿耿；宇宙定会将它的财宝公开给我，让我享受的。——我指的享受是对自然界神圣秩序的静默惊讶和对它的诗意的衷心赞美。

在我们一生中，最震撼人心的高贵经历往往不是外表的轰轰烈烈，而是内心觉得云淡淡月弯弯的一段宁静时刻。

七

自然哲学同自然科学研究的关系颇像自行车的前轮和后轮的关系。两个轮子不能缺一个。否则，自行车就走不了，动不了。

骑自行车的人，应是一名真正的自然科学家兼自然哲学家，或者说是进行哲学思考的科学家。

德国物理学家索末菲(A. Sommerfeld, 1868—1951)仅仅是个对量子论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物理学家，所以他的自行车缺一个自然哲学的轮子。他很知道自己的欠缺，所以 1922 年他在致爱因斯坦的信中说：

“我只能推进量子的技术，您则务必要研究量子的哲学。”爱因斯坦、普朗克和海森伯都是一些善于骑自行车、进行哲学思考的物理学家。我喜欢这样的人。

同样，我也喜欢进行哲学思考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

我撰写这本自然哲学随笔的最高目的，正是想鼓吹年轻一代的中国大学生力争做一个进行哲学思考的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剧作家、诗人、画家和作曲家。

第二章 对于哲学家的评价
第三章 对于历史学家的评价
第四章 对于考古学家的评价
第五章 对于剧作家的评价
第六章 对于诗人的评价
第七章 对于画家的评价
第八章 对于作曲家的评价

二次大战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们都喜欢在自己专著的扉页上引用一句歌德有关自然哲学的格言大训，这给了我深刻印象。读后，我有时候要激动两三天，只好一个人跑到圆明园的荒野中去细细咀嚼，品味，感慨壮怀一番。

今天，我也想把一段歌德的箴言从德文译出来，放在我这本随笔中：

人只有把自己提升到最高理性的高度才能接触到一切物理和伦理的本原现象所出自的神。神既藏在这种本原现象的背后，又借这种本原现象显现出来。

歌德心目中的神，即宇宙秩序，又叫绝对，它相当于中国古代哲人所追求的“太一”：

“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

太一即太极。太极是道。天地万物皆出自太一，出自太极，出自道。自然哲学的最高使命就是号召人类最高感情和理性去不断逼近宇宙秩序，逼近太一，认识、把握道。

只有朝宇宙秩序走去的自然科学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爱因斯坦，

一个玻尔，一个普朗克或海森伯。

综观近百年的科技革命历史，有这样一条发展轨迹：欧洲人出观念，美国人将观念转成工业技术，日本人则把技术转化为世界市场的价廉物美的商品。

对这条链的三个环节，我都深表敬意。不过，按我个人的兴趣、偏爱和气质，我更推崇“出观念”这第一个环节。因为它同自然哲学是血肉相连的。没有自然哲学为背景的科学观念是不存在的。

九

20世纪已是尾声，自然科学高度发达，人对自然科学的反思也应特别迫切、深沉。这“反思”正是自然哲学，就像诗人对一叶枫叶一声秋、家住青山古渡边的感叹是田园山水诗。

十

文艺创作越繁荣、越丰盛的时代，文艺理论和美学也就越热烈，越深沉。同样的道理，现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越大，我们对自然哲学的期望理应更高。20世纪同21世纪交替时代的自然哲学，理应超过已往所有时代的自然哲学。

十一

记得 1991 年 10 月 18 日深夜。因为失眠，睡不着，干脆下楼去外面散步。当时正在刮四五级北风；凉意很浓。宽阔的马路上空荡荡的，绿的树叶在不住地抖动，那瑟瑟秋风，更促使我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追问人匆匆来又匆匆去，究竟是为什么？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在落日夕阳暮，或在秋云万里、落叶西风之际，一个人最容易千古兴怀，触动天地之间人寄居的伤感。——我知道，这是人生哲学。

那么，自然哲学呢？自然哲学思考、反思最为活跃的时刻也应出现在我们同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线拉开一段空旷、凄清和得大自在心理距离的场合。

自然哲学家在细节方面不如自然科学家那样专，但在理解、把握这些细节所会合起来的总体及其后面的深远大背景方面，却要高明些。

不过，要是一个人将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集于一身时，这才是最完美的，不分裂的。

十二

鹤以青松为世界，鸥以白水做家乡，我则以深远、幽远和迷远的自然哲学为精神家园。我正是那一年将尽夜，万里有归人。